



作品：  
聽見

## 三獎

得獎者：  
顧玉玲

顧玉玲，一九六七年生於嘉義市，社運工作者，現就讀北藝大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。

### 得獎感言

得獎是喜事。

媽媽應該會戴上助聽器，在大街小巷裡刻意找人聊天，等不及裝模作樣就直接炫耀起來。

我彷彿已然聽見。真高興啊。

## 聽見

陽光落在頂樓，斜三十度角，破曉。萬物還等不及顯影就先鬧開了：遠方的蟲鳴雞啼、洗衣槽脫水快轉迴撞、樓下的鐵捲門轟然啓動、誰家的開水滾了汽笛鳴響……只有媽媽絲毫不受干擾。她平心靜氣，雙手提起一件白色長衫，果斷下甩、拉平，三角衣架從領口滑入上撐，手一勾就把衣架懸晾竹竿，一氣呵成；再下一件。

日照欲熱未燥，陽光穿透媽媽染成紅褐色的鬚髮，熠然生輝像量著一層聖光。她依循長年養成的節奏前進，在精算過最剛好的時刻讓洗淨的衣褲一一上了架，且順著日照頂樓的時序排列，由南至北依次是短衣、薄衫、棉T、長褲，先短後長，面薄背厚，算準了光線及陰影移動的速度，務求所有衣服平均曝曬。這是媽媽的家務專業，什麼衣架搭配什麼布料及剪裁都有完整系譜，你若不識相硬要插手幫忙，鐵定遭她無情斥責，非但要全數下架重晾，且得聽她不厭其詳把所有晾曬知識重又爬梳一次。

我是在教你，懂不懂？她殷殷教誨，專注、獨斷、自我中心。

好啦。我無奈地把誤夾的襪子解開，交由她示範長襪子要用三個夾子撐出通風空間，才會乾得快。喔拜託，天氣這麼熱，晚兩個鐘頭乾有什麼關係嗎？

「你講啥？」

弓手罩口，我貼近她的耳朵，大聲說：「你怎麼又不戴助聽器了？」

不然走路的聲音、洗衣機的聲音、水滴下來的聲音、外面車子開過的聲音……她一一細數，滿腹委屈：「真的很吵你都不知道。」

媽媽重聽很多年了。

打自我年幼起，她就是個大嗓門媽媽，雖是面容清麗、腰線挺直，不時笑臉迎人，但一開口就漏了餡：粗聲大氣，叮嚀關心之語都嚷得像在當眾指責。她自小在市場長大，習慣了眾聲喧譁、拔高叫嚷的溝通模式，成年後到噪音迴撞的紡織廠工作無疑又加重了耳背，婚後且生了一大窩子小孩，不鍛鍊聲氣洪亮大抵也是鎮不住的。

聽聞媽媽童時被鄰居阿姨掏耳朵時誤刺，此後左耳便不靈光。可能是她的遺憾傳達得太有力了，此事竟在我心中投下莫大陰影，日後但凡有尖細長物靠近我的耳朵，先就從耳膜深處發癢了，好怕。說來簡直是樁心病，同樣是掌管知覺的感官，眼珠有眼皮罩著，喉嚨由嘴唇與口腔緊密護衛，但耳朵如此外敞、一無遮攔總令我隱隱擔憂，害怕螞蟻生蛋，害怕小蟲入侵，害怕筷子銳物長驅直入刺破耳膜。

耳膜受損時的母親，也不過是個十歲不到的孩童吧？她做事仔細認真，親戚們都說她乖巧聽話，

但阿姨那管耳掏竟刺得她日後連話都聽不準了。往後很多年，外婆總悉心採摘草藥熬煮成濃汁，爲她點滴入耳。媽媽至今猶然記得，那汁液濃稠墨綠，觸膚清涼，不知作用是解疼還是修補，涼而不刺，像風輕撫草原，耳腔的陣痛立即舒緩，媽媽一轉身又可以放心去玩。

此後一生，倒無大礙。不過就是聽力弱了點，日常生活少不了大呼小叫，熱鬧也是真熱鬧。

真正不可挽回的，是老化。老，是一天在感官上積塵，齒搖背駝，耳不聰目不明，功能最脆弱的那個先崩塌。八十歲的媽媽在生活上漸次失守，電鈴聽不見，電話說不清，最終連開水煮沸的響笛也不覺不聞，電視音響轉到最極致還是呢喃含糊。

總算我陪她去掛了耳鼻喉科，指名要做聽力檢測。

媽媽被送進密閉的隔音室，戴上粉紅色外罩式耳機，整個人像朵花，孤伶伶身陷極端的寂靜與無人知曉的耳機指令。我隔著玻璃窗看她異常專注地舉起右手上下擺弄，像視力測驗一樣，肢體回應聽到的所有指示。有時她一臉茫然，像漂流在海上，舉目無親，浪淘拍湧卻無一清音；有時她如獲聖旨，聆聽那個絕對的命令，四周的嘈雜盡數退位，賓果！

驗測出爐，右耳喪失七十分貝聽力，左耳幾近一百分貝。醫生在聽障病歷上蓋了個紅章：極重度。

再來別無他途，只能接旨試戴助聽器。較之早年只有擴大功能的助聽器，如今的數位化科技從八音頻開發至四十八音頻，細膩區分各式聲調與類型，也能有效排除環境雜音，體型精巧，肉色內嵌型

耳機可以個人化訂製貼合耳蝸，直接塞進耳道，外表幾乎看不出異樣。媽媽將耳後鬢髮再挑出一些，略做遮掩，完全看不出戴耳機了，這才讓檢驗師開頻收音。

「什麼聲音吼吼像在鋸鐵罐？」她一臉驚懼。

「冷氣。」醫檢師氣定神閒，手指著天花板的出風口。

「啊，原來這麼吵。」我這才聽見了。像是跟著媽媽開啓耳通，一時間如風過塵揚，漫天都是懸浮粒子敲敲碰碰，窸窣窸窣雜音不斷。

媽媽驚魂未定，警戒地環視四周：空調的低鳴、檢驗師的打字音、女兒翻弄文件的紙磨聲、電腦裡的風扇、變化坐姿時衣褲窸窣摩擦、診間外雜沓的腳步聲……這些環境聲響不分輕重全被吸入她的耳內，她慌張不敢挪移，如置身戰場，就要淪陷。

「久了就習慣了，不覺得吵了。」檢驗師司空見慣。

久了，大腦為求寧日自會主動分出遠近，排列主次。常態或持恆的次級音訊會漸次褪為背景，倘若未聞，以便空出敏感神經，隨時捕捉突來的、重要的新訊息。又或者，可以學習選擇性地專注於某一聲軌，像是一首歌、一句話、一聲呼喚、或幾不可聞的一段啜泣。

視線有焦距，聲音有強弱，若自己沒長出能力分辨主次，不免驚擾難定。我凝神細辨，挑出急促往來的腳步中某雙鏗鏘有力的細尖高跟鞋，並追隨她至轉角駐足數秒，噓噓噓倉促走遠，聽得出是個焦慮的人。高跟鞋約莫二、三十歲罷？小碎步還有年輕女孩的浮動，不像一旁的沉重男靴，若非太胖

就是上了年紀，一步拖著一步走。

這能力甚是尋常，但也是日積月累練出來的。而我的老母親已經多年未曾聽聞如此細緻多頻的聲響，突然聽見全世界，入耳盡是噪音。

她信心十足地開口表達意見：「我是覺得紅色的那款聽到的聲音比較清楚……」隨即，她被自己的聲音分心了，怔忡忘了陳述，岔開話題只管發問：「啊怎麼，怎麼我覺得自己說話比你們都大聲？」

「是很大聲，」我拍拍她的手，輕聲細語：「你以後說話可以小聲一點。」

「可是我本來就這樣說話啊。」

「所以一直都太大聲了，以後你可以輕鬆一點。」我的手掌在嘴巴前張開了又攤平，習慣性地以手勢加強表意，怕媽媽沒聽得完全：「我們和你說話也可以不必那麼用力了，現在你都聽得到了。」

「真的，都聽到了。」她認真點點頭，左顧右盼，不無驚異地下了評語：「好吵哦。」

我牽著她在診間走動，這麼多聲音同時轟然襲來，排山倒海，她緊攬著我的手彷彿不小心就要滅頂了。媽媽東張西望，聲音也改變了視線似的，有的光采耀人，有的陰鬱失色，一切都變了個樣，她像是重新認識這個世界。

「以前常常聽不見，又不好意思叫人家再說一遍。」她害羞地笑起來：「我都嘛假裝聽懂了，其實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其實大家都知道她是裝的。她總是屏氣凝神看著對方的嘴形，很自然地搭著不相干的話，或說著不對頭的話題。只是人們懶得糾正，也懶得再拉回對話脈絡，更懶得再大聲複述一遍，便多半笑著敷衍了事，或逕自轉頭和別人說起別的輕鬆的話題。

「有時候你們說什麼事，我再問，你們就說沒事，不願意告訴我。」她逮住機會控訴。

「是真的沒事啊。」

有時，我特意放大聲量一字字喊著說，或幫忙那發音不夠宏亮的來客即席翻譯，如此三兩句似是夠了，表意與翻譯既已略盡職責，就自然地放輕咬字，流暢愉悅地交談起來。彷彿媽媽不在場。

「明明就在說，我一問就不說了。」她滿腹委屈：「都說不重要。」

確實是不重要。生活裡幾乎全是沒那麼重要的小事補綴而成，閒聊溜過嘴就算，要再大著嗓門費力重複就顯得太認真了。可是去掉這些閒聊瑣事，又沒什麼大事可說。於是重聽的人就被輕易排除在社交溝通的網絡之外，習慣性地被輕忽，無意隱瞞也多成了隱瞞。這是非戰之罪，沒人在意，也沒人補課，最後落得完全沒話可搭了。寂靜的孤立。

現在，聲音都回來了，但媽媽尚未找回判斷音訊的能力，如學步，跌跌撞撞。白日裡出門行走，她先就被攻城掠地的車聲、喇叭聲震得心驚膽跳，無以判斷遠近，不知要閃不閃，封閉的音訊相互撞擊，搞得她寸步難行。

「你覺得，」她在家裡練習聽聲音，苦惱許久，終究問出口了：「我走樓梯的聲音很大嗎？」

「是。」我盯著她的拖鞋：「可能是年紀大了，走路比較沉；也可能是鞋子不牢靠，太耗力了。」

我們去買了雙合腳的拖鞋，腳步起落果然就輕鬆多了。說話也是，她的音量降了些，舉止毋須再費力補強，應對之間就不太像在罵人了。到傳統市場買菜，講價變得有來有往，要討一根蔥也不必猜疑對方的臉色，真是，真是鬆了一口氣啊。

傍晚巷子口等垃圾車時分，老人、婦女、外傭都拎著飽滿的垃圾袋等待定點投擲，那是日復一日的社交場合。過往我陪她一起倒垃圾，總不免聽她如何重複訴說家中小孩的工作或學業，或直接指著我向鄰人說起昨天或數年前我發生的什麼糗事，一切家務事全被她剪裁成主動出擊的社交話題，我根本早就是巷子裡最富盛名的不肖女了。

現在我看著她安靜傾聽，適時回應合宜的表情，忽然間就懂了。一般聽障者習於寂靜，多半會長出察顏觀色的本事，但媽媽的聽力一天天弱化，她聽不清人們的話題，只能掏盡日常瑣事做為互動閒聊的入場券，以掩飾聽不見的欠缺。

助聽器，竟帶給媽媽在人群中安靜的自由。靜靜地聽，就夠了。

初聽乍醒，媽媽的世界像從默片一下子跨入彩色電影。一戴上助聽器，宛如掉進遊樂場，沖馬桶、洗菜、起油鍋、開啓洗衣機、上樓梯、開電扇、巷口的汽車轉彎……簡單的家務，沒完沒了的聲

音，除了入睡無一刻安寧。好忙。

媽媽很快就知道了，助聽器是她的社交工具，以免被世界不經意地略過遺漏。但在家裡，一切的秩序皆由她建制，她不需要聽命於人，不需要強作解人，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處境更自由的嗎？她何苦要時時學習如何過濾雜音呢？

「太吵。」媽媽果決地將助聽器收入盒子裡，唯有買菜、倒垃圾、出遊、打電話、看電視才戴。

聰明的媽媽幫她的耳朵找到自主開關，要用就打開，不用就關上，自由自在。她在曙光初露時登上頂樓，在寂靜中洗衣、搓衣，感受水流的清涼而沒有轟隆刺耳之聲；她在清晨的陽光以三十度斜角照向第一排晾衣竿時，分毫不差地把短褲薄衫一一上架，不因吊竿與衣架的碰撞聲而心煩意躁。各種聲音都甦醒了，但媽媽選擇寂靜。

然後，低迴粗啞地，我聽見媽媽悠然唱起一首老歌，她轉身拾起一件長裙時，甚至順便滑了一個吉魯巴收尾的舞步，趾尖精準地踩在對的節奏上。在那個無須凝神辨認、適應環境的無聲之處，她就是唯一的清音。

## 寂靜的自由

◎阿盛

描寫母親的重聽與戴了助聽器後的種種情況，明顯可見出作者的細膩觀察，讀來如親見其人其事。母親之前一直「假裝聽懂」的委屈與掩飾，那幾段真是傳神，很精采，而聽力得以補足之後，戴或不戴助聽器，端看自己認定的需要與否，點出母親其實是深知「寂靜的自由」很可貴，那是一種人生智慧。通篇文氣一貫，節奏掌握得很好，焦點集中，篇幅不短卻未見添水加料，知節制，且對話的使用也頗有斟酌，流水般敘述而不是敘述流水帳，沒有刻意使用出奇手法，自然道來反而更見其好。